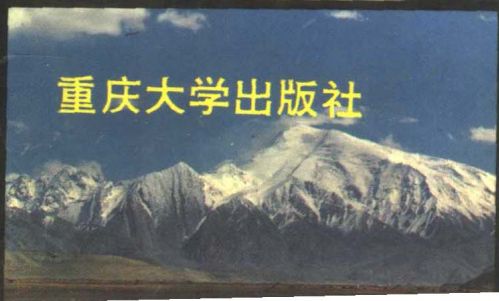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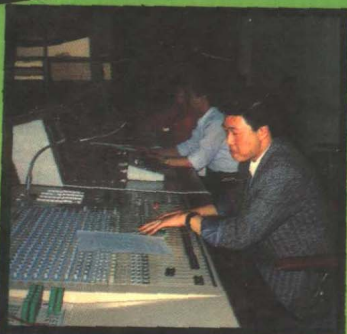


社会广角

慈爱民 著



- 新闻传真
- 社会纪实
- 症结透视
- 独家专访



重庆大学出版社

W465
CAM

社会广角

慈爱民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社 会 广 角

慈爱民 著

责任编辑 何光杰 饶邦华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外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 字数:195 千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100

ISBN 7-5624-0803-3/I·14 定价:4.90 元

(川)新登字 020 号

记录一下我们这个时代

——序

何伟

爱民同志的个人作品集付梓之际，他请我看看，并提点意见。这对一直从事书法研究和教育活动的我来说，自然有点勉为其难。但我还是很愉快地答应了，因为爱民是我的好友。更重要的，他还是一名军人，而有过5年军旅生涯的我，至今仍对“军人”这个崇高而神圣的称谓抱有一种刻骨铭心的追怀情感。

虽然爱民同志仅仅让我“提点意见”，但读完这部10多万言的作品后，我却忍不住拿起了笔，要写下我的一点感受。生

活中有许多感受往往稍纵即逝，而读了这部作品，我的感受却是深刻而持久的。首先，我感到这本书的作者很会抓问题，也很会抓读者心理。作者是从从事报社工作 10 多年的记者，他是记者的眼光来审视我们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的，是以记者的敏锐来洞察和分析复杂纷纭的大千社会的，所以他能够从总体上把握什么才是读者最关注、最感兴趣的新闻事件。从本书“庞中华外逃真相”、“魔鬼的末日”、“八达岭空难引起的涉外风波”、“女主持人之死”、“《新闻联播》内幕揭秘”、“中国西极探秘”等作品中，我想读者可以体会到这一点。其次，从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所揭露的典型事件，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品所蕴含的道德精神和正义力量。“罪恶惊魂”披露了一起发生在陕西长安的七旬老翁强奸幼女却受到包庇的骇人听闻的事件。作者以无畏的精神详细披露了这起案件的始末，洋洋两万余言，通篇洋溢着激浊扬清的浩然正气，以及对邪恶的憎恶和蔑视，有力地揭露了官官相护、欺压百姓的阴暗面。据说此文在一家法制刊物上发表后，在古城西安引起轰动，一时争相传阅，“洛阳纸贵”。我认为作为一个人民的记者，就应该具有这种刚直不阿、敢为人民“鼓与呼”的不屈的勇气。其三，我觉得在纪实文学作品中，本书称得上是严肃负责的一种。我曾阅读过充斥于书报摊上的某些富有“刺激”的法制案例书刊，其中不少在宣扬“性”、“暴力”和作案细节方面不厌其详，不厌其丑恶，不厌其恐怖。如是，“刺激”虽然“刺激”了，销路也可能相当不错，但副作用却也不可小看。本书也有案例描写，却并不着力于残酷场面的渲染和细节的描绘，更无猎奇和哗众取宠之心，而侧重于对人生和悲剧过程的哲学思考，从深层次上探讨研究人性和犯罪的关系。这一特点是类似的纪实作品所不可

及的。另外，我还觉得在今天我们这个充满着躁动，充满着惶惑，也充满着希望的时代，应该有一些真实地记录和反映当代社会事件的文学。现在，作者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对我们认识当代社会，了解生活的底蕴、人生的奇谲和生命形态的内涵，都是很有意义的。

爱民同志是一位青年军事记者，他在解放军报社总编室当编辑，工作非常繁忙。但他十分勤奋，长年笔耕不辍，这本书都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写就的。对他的这种吃苦精神我常常由衷地赞美和钦佩。这也是我愿意为他的作品集写序的一个缘由吧。

（何伟先生系中国硬笔书法协会副会长、硬笔书法艺术报社总编辑、重庆中华硬笔书法协会主席、中国硬笔书法艺术博物馆筹委会总指挥。）

目 录

□ 罪恶惊魂	(1)
□ “庞中华外逃”真相	(32)
□ 女主持人之死	(47)
□ 死囚, 受审于军事法庭	(65)
□ 一个误入盲区的“骄子”	(72)
□ 法网无情	(80)
□ 魔鬼的末日	
——蚌埠市羊年特大凶杀案侦破始末	(92)
□ 八达岭空难引起的涉外风波	(117)

□“绿色鹊桥”警示录	
——军营征婚现象透视·····	(135)
□蓝天有一支神秘的劲旅	
——记中国空军走向世界的辉煌历程·····	(144)
□“天马”雄风·····	(174)
□中国西极探秘·····	(204)
□今日平型关·····	(209)
□《新闻联播》内幕揭秘	
——访中央电视台新闻编辑部·····	(219)
□《正大综艺》的台前台后·····	(231)
□《综艺大观》的幕后新闻·····	(240)
□《旋转舞台》的五彩世界·····	(251)
□中央电视台《为您服务》节目组纪实·····	(261)
□“春节晚会”戏外戏·····	(270)
□后记·····	(279)

罪恶惊魂

如果说,无知和愚昧只是人类的悲哀,而对理性、法律的蔑视和蹂躏,则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

——题 记

出西安城向南,在连绵起伏的终南山北麓,有一片狭长而又富饶的平原丘陵地带,这就是位于八百里秦川腹地的陕西省长安县。

作为九朝古都的京畿重地,长安曾有着辉煌的历史。引驾

回、马嵬坡、韦曲镇……记载着一个个传奇、生动而又辛酸的故事。褒姒戏诸侯的烽火、董卓叛乱的杀戮、贞观之治的繁荣、安史之乱的烟尘……都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交替出现，像是在演出着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无疑，这是一片饱经了战乱忧患、又有着繁荣和自豪的黄土地。

随着封建王朝政治中心的东移，长安，逐渐成为一个逝去时代的象征，古都的恢宏建筑已不复存在，只留下许多让后人凭吊的遗迹。数千年悠悠岁月的无情荡涤，这里也逐渐为贫穷、落后和饥馑所笼罩。虽然乘坐现代化的高级小卧车向北行驶不需1小时，就是高楼林立、灯红酒绿的大都市西安，但在这里，在这并不僻远的长安县农村，似乎并没有多少现代化的气息，偶而有一两幢小楼，也是鹤立鸡群般的孤立，着西服穿牛仔裤的乡村青年，总是那样的扎眼。人们仍习惯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古老生活方式。山村是宁静的，鸡鸣犬吠，低矮的土房，袅袅的炊烟和沉沉的暮霭，显示着这里仍是具有典型特征的中国农村。也正是这般宁静、这般沉寂、这般本分、这般逍遥，也才孕育出了这个荒唐而又悲哀的故事。

位于长安县城东南15公里的黄良乡葛村，是一个有着200来户人家的小村庄。原先这是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近年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少村民家中办起了小豆腐作坊。低沉的石磨辗动声给小山村注入了一股生气。人们开始打破山村自古以来的封闭，纷纷外出卖豆腐，换回来崭新的衣裤和日用品。生活的色彩开始有了变化。然而，这种变化还是很缓慢、很微小的。因为，大多数村民才刚刚解决温饱，房舍还是那样破旧低矮，家庭陈设更显得落伍和简陋。

当然，在任何地方，人群中都是有贫富之分的，葛村也不

例外。葛村的首富当推雄踞村东头的村党支部书记徐文谭家。这是一幢砖瓦结构乡村农舍，高高的红漆大门，里面有一个宽宽的天井，两棵茂密葱笼的海棠树遮去了天井的大半天空，显得静谧而又森严。东西都有厢房，房后又植有几排挺拔高大的白杨树，使这座小院更添几分乡村别墅般的幽雅。与周围那些低矮得显出几分猥琐的农舍相比，这座小院立即显示出了主人非同寻常的身份。

徐文谭，一个现年 78 岁的干瘪老头，是在他 73 岁那年荣登村支书“宝座”的。看上去，这事不免让人有些费解，在葛村的 1000 多名村民中，堂堂青壮男子数以百计，共产党员也不乏其人，不知怎么偏偏抬出来这位老态龙钟的七旬老翁来当支书。其实，谜底也并不复杂。这位或许可以称为全中国年龄最大的村支书，之所以在暮年还能尝尝当“官”的滋味，并不是此翁有什么惊世绝伦之才，皆因他有两个在县城里当官的儿子。长子徐拯民曾任长安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现任县委老干部局局长，次子徐成福是长安县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这两个“不大不小”的官儿，在世代为农的葛村人眼里，却是那般的尊贵和神圣。每当徐家二子乘着锃亮、豪华的小轿车呼啸着驶进葛村的时候，村里人谁不露出羡慕而惊奇的眼光。看着那轿车卷起的滚滚尘土，谁能不喟然兴叹。

就凭这，他徐文谭就能成为葛村人的首领，就能成为这群尚未摆脱贫困、甚而还有不少文盲的“葛村部落”的“酋长”。

葛村人是本分的。平时他们对徐老支书毕恭毕敬，徐老爹的每句话，对于葛村人来说都是不可抗拒的“圣旨”。当然更没有也不敢对他荣任村支书的“合理”性和权威性提出异议或质疑的。倘若按照这种正常的逻辑，徐老支书本可以顺顺当当在

他的晚年完成葛村支书的使命，直到“寿终正寝”。谁也没有想到，一件发生已久却突然败露的丑闻，把徐老支书卷入了一场轩然大波之中，其影响之大，无异于葛村的“水门事件”。

二

90 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来到了秦川平原，山坡里的绿草开始抽芽，红红黄黄的山花把原野点缀得斑斓而又秀丽。

葛村人像往年一样忙碌起来，男人们外出做工、做买卖、下地春种，相比之下，婆姨们显得清闲些，有事没事总爱在一起唠叨，传播、交流着一些葛村村头巷尾的“新闻”。趣闻轶事似乎是女人们永远的话题。

这几天，葛村婆姨们议论的热点新闻是村东孙金娃的闺女孙小平的肚子好像大起来了。这些早已是“过来人”的婆姨们眼睛真尖，村里每个人细微的变化，都难逃她们犀利的眼神。

只有 15 岁的孙小平是村民孙金娃的女儿。说起这个孙金娃，也真是个天可怜见的人儿，他今年虚岁才 48 岁，可看上去早已像个年逾花甲的老汉。满头浓密头发灰白灰白的，横一道竖一道的皱纹就像黄土高原的沟壑那样密布在脸上，腰身也过早地弯曲了。早年他娶了个半痴半呆的女人作婆姨，生下了一男两女，大概是遗传因素，三个孩子都或多或少地有些缺陷。老大孙莲平是个女儿，老二是个男孩，取名孙军利，自幼患有疝气。老三就是孙小平，这个女孩子较多地承袭了母亲的缺陷，智商低下，读过两三年的小学，大概只会书写自己的姓名。人们常用“16 岁的花季”来形容那些正值豆蔻年华的少女。16 岁，正是如花如梦的年月。孙小平，这个生于贫瘠山乡的农民

女儿，虽然不像城里的姑娘那样打扮得花枝招展，仪态万方，也不像智力正常的少女那样聪颖和灵秀，但终南山的秀丽山水仍把她出落得丰满而又结实。平时，她沉默而又文静，不熟悉的人只当是少女的羞涩。只有当她一个人呆呆地站在村口的白杨树下，用茫然的目光注视着过往的行人时，人们才能分明感觉到这个姑娘的呆滞。

在孙金娃家中，最先察觉到小平体形异常变化的是她的姐姐孙莲平。莲平是长女，三个孩子中，数她最聪慧。山乡里有早婚的习惯，莲平20岁就嫁给了本村的一个青年。都在一个村，莲平三天两头回家，妹妹腹部的渐渐隆起当然逃不出姐姐的眼睛。加之这几天时不时听到村里流传的风言风语，她再也不能听之任之了。5月5日，她回家找到孙金娃：“爹，我妹妹的事你听乡党们说什么没？”

孙金娃吸了一口烟，干咳了两声，漫不经心地瞅了一眼大女儿：“咋？说啥哩？”

“说啥哩！爹，你真是糊涂！”莲平没好气地说。“村里都在传我妹怀孕了，咋你一点都不知道，还说啥哩？”莲平连珠炮似地说着。

“啥？小平怀孕了？”孙金娃大吃一惊，不由得瞪大了眼睛。随即又摇了摇头：“不会的吧？我娃傻头傻脑的，平时跟谁都不往来，会有这样的事？不会，不会……”

“那我妹肚子大了总不是假的吧？”见爹那副不紧不慢的样子，莲平更急了。

“嗯，这倒也是，哎，会不会是肚子长了瘤子？”孙金娃也着急起来：“莲平啊，我看不管是咋回事，还是要到医院去查查。明天，你带你妹妹到医院去一趟。”

第二天一大早，莲平领着小平到子午镇“卖玉米”去了。可是她们并没有去农贸市场，而是直奔子午镇卫生院。

穿着白大褂的女大夫给孙小平号号脉，又让她躺在病床上，动作娴熟地用手在她的下腹部按了按，便扭过头来对莲平说：“我看不必再做尿样检查了，你妹妹怀娃六七个月了，你们还看不出来？”

莲平怯生生地说：“大夫，你不会搞错吧？会不会长了瘤子。”

“什么？长瘤子和怀孕我都分不清？告诉你，这种情况我见得多了。”医生不容置疑地下了结论。

三

“谁造的孽？”平时老实巴交的孙金娃，此时此刻像一头暴怒的雄狮，怒视着他的小女儿孙小平。

孙金娃似乎这辈子注定要和厄运、耻辱为伴。老婆呆痴，儿女愚钝，生活贫困，如今又出了这样丢人现眼的事，怎能不让他急火攻心。他手里举着大木棍，瞪着血红的眼睛，怒吼：“说，快说！”

父亲的暴怒吓得胆小的孙小平连连躲闪：“我说，我说，是……是东头徐老汉的……”

什么？是他？孙金娃、孙莲平，包括在场的村长、孙小平的堂兄孙智文都惊呆了。就是那位有两个儿子在县上当官的徐老汉？就是那位气粗如牛，在葛村说一不二的村党支部书记？就是那位掉光了牙齿，满脸皱纹的78岁的干瘪老头？就是那位平时对孙家问寒问暖，被小平称为爷爷的老人？孙金娃傻了，女儿的回答反倒使他不知所措：“真的是他？你莫冤枉了好

人！如果是真的，你敢不敢找他去对证？”

“怎么不敢？”孙小平傻乎乎地说。

“好，那你现在就去找他，问问他这事咋办？”

孙小平像往常去徐家一样，不紧不慢地走到徐家。一进门，看见徐文谭的老伴王玉兰正在院里晒麦子，就说：“我找徐老爹说点事！”王老太太不经意地说：“说什么事？你跟我说吧。”

“嗯。昨天我跟姐姐到子午镇卫生院查了，大夫说我怀娃了，记得就是去年10月那次跟徐老爹来着哩！”傻姑娘这回倒不“傻”了。

王玉兰一听也不由得一惊，虽然她对“老不正经的”干出这事并不意外，可把人家姑娘肚子搞大了，可就不是小事。她气恨恨地说：“小小姑娘家，千万莫瞎说。那死老头在屋里，你跟他说去。”

孙小平进了屋，徐文谭正半躺在床上吸旱烟。他欠欠身子，让孙小平坐在床沿上。孙小平没坐，直来直去地冲着他说道：“昨天到子午镇检查，大夫说怀娃六七个月了，你说咋办？”

徐文谭一听慌了神，眨巴着昏花的眼睛，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末了才喃喃地问：“这事都有哪些人知道了？”

“我爹，我姐，还有孙智文都知道了。”

“啊！”徐文谭有些惊慌，旋即又露出笑脸，用很关切的口吻安慰孙小平：“我娃别急，我跟你大婆（指王玉兰）商量了，回头把包谷卖了，在西岸子（西边邻村）给你寻个婆家，赶忙着把婚一结就对了。”

听了徐老汉这一席话，傻姑娘以为没什么事了，就乐呵呵地回到家，把刚才徐文谭说的一切对爹和孙智文说了。

孙金娃天生的“老实疙瘩”，冲着平时和徐家的“交情”，更畏于徐家的权势，听了小平的述说，他哭丧着脸，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看来只好“打落牙齿咽进肚子”了。可村长孙智文却咽不下这口气。这位当过几年解放军战士的血性汉子，似乎军营的英武阳刚之气还没有完全从他身上消失。听小平说完，他不由得攥紧了拳头：“二叔，你说这事就照他徐文谭说的这么完哩？”

“不完又能咋着？”孙金娃有气无力地说。

“不行，不能这样便宜了那老家伙。”说着孙智文就出了门。

孙智文来到徐文谭家门口，正好碰到徐的二儿媳妇王春兰，便问她：“刚才小平是不是来过？”王春兰点点头。这时徐文谭在院里也看见了孙智文，四目对视，孙智文愤怒而鄙夷的目光直盯着徐文谭，徐心虚而胆怯地转过了脸。孙智文走了，徐红着脸，虚张声势地对儿媳说：“哼，这是孙家给我搁事呢！我到韦曲找我儿呀！回来我要死在她孙小娃家（即孙智文家）。”

当天中午，徐文谭就搭车来到长安县城韦曲镇，他要找他在县里作官的儿子商量对策。

四

韦曲，是西安市南10多公里的一座城镇。现代化的春风也吹进了这座小镇，宽敞的大街上装起了路灯，一座座楼房拔地而起，古老的韦曲小镇开始焕发生机。

县委、县政府的大院坐落在小城的繁华区域。院外人群熙攘、车水马龙，一片喧闹的景象。而一墙之隔的院内却显得冷清而又森严，县委办公大楼、家属院小楼和一排排平房，整齐

清洁，绿树成荫，鲜花锦簇，幽兰飘香，处处显示出一派幽雅的氛围，与院外那纷乱的天地相比，这里仿佛是另一个世界。

徐文谭的大儿子徐拯民就居住在这院内。1986年，徐拯民又花钱盖了一幢独门独院的两层小楼。门牌号是民建新村西5排7号。

提起这位徐拯民，官不算大，但在长安县也是个“知名人物”了。早在1988年初，《陕西日报》的内部参考就揭发过徐拯民在担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期间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的问题。徐拯民的妻子、儿女原来都是农村户口，徐一当上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后，妻子和五个孩子统统由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接着，他凭借权力，把大女儿招为工人，安排进西安205研究所，二女儿安排到西安沣河毛纺厂，长子则安排到长安县医院口腔科任技工，次子则进了县税务局，并由单位出钱到北京上学。徐的妻子乔青贤农转非后，已50多岁，在国营单位都到了退休的年龄，而这位“部长夫人”却被安排到县乡镇企业局贸易中心当上了仓库保管员。接着，徐又把他在西安114厂32车间任劳资员的弟弟徐成福调入长安，任县法院办公室副主任，主管人事、政工工作。据了解，仅徐任副部长期间，调入长安县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徐的亲属就有20多人。在长安县形成了一张密密麻麻的“关系网”

大概是为了感激祖上的福荫和神灵的庇佑，徐拯民和其弟曾经举行了一次高规格的祭祖活动。1987年清明节那天，徐拯民、徐成福开着县里的小车，拉上徐文谭及其亲属，买上数十挂鞭炮，点上红烛，开着小车燃放鞭炮绕村一周，然后浩浩荡荡到南山之下为其祖先焚香烧纸，祈祷亡灵。其兴师动众的规模之大，令方圆数十里村民为之咋舌。